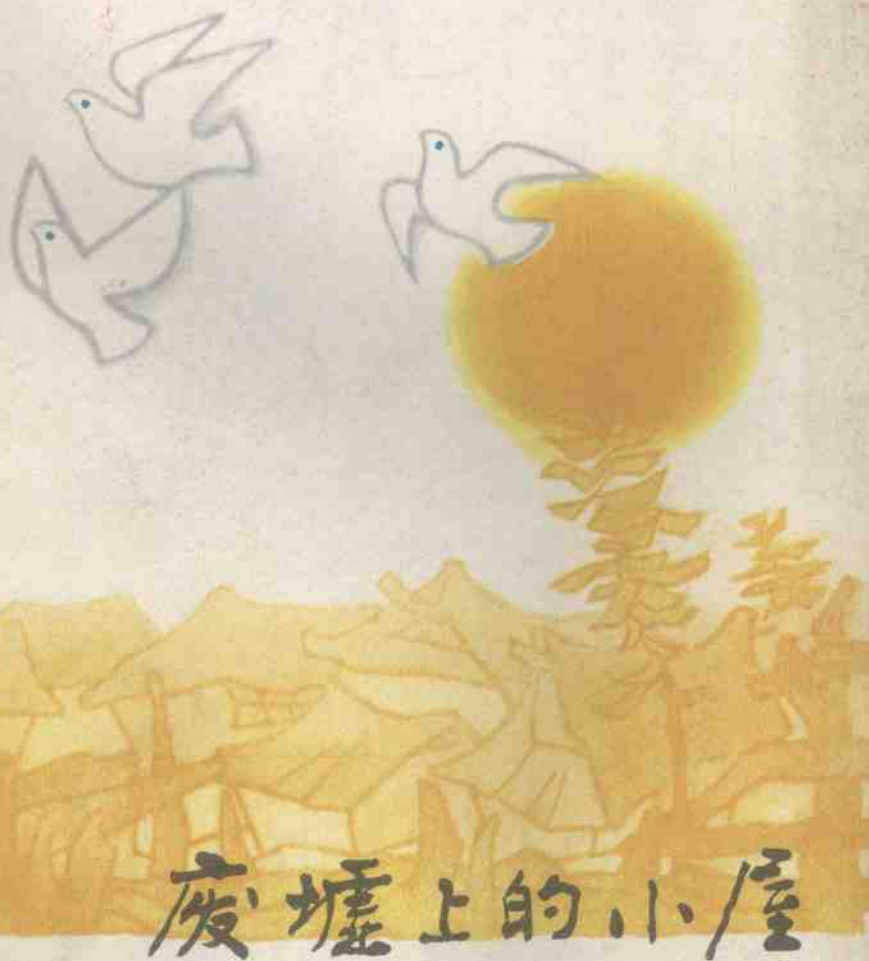


FEIXUSHANGDEXIAOWU



废墟上的小屋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废墟上的小屋

李国馥 著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儿童小说，写的是北方某城市地震后新组合的家庭里发生的故事。

俞阿姨带着女儿来到姗姗家，跟爸爸结婚了，然而姗姗并没有遭遇到“灰姑娘”的悲惨命运。心地善良的后妈妈循循善诱地教育好了顽皮、敌对的哥哥，又克服重重困难治好了姗姗的哑病。后妈妈的到来，给新家庭带来了幸福，给震后废墟上的简易小屋带来了欢乐。

废 墟 上 的 小 屋

李 国 馥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G 印张 1 插页 99,000字 印数：1—14,700 1985年2月第1版
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86·688 定价：0.70 元

目 录

- 一、泪水默默流.....(1)
- 二、过去的生活.....(14)
- 三、积木引起的风波.....(27)
- 四、拉煤路上.....(42)
- 五、意外的礼物.....(52)
- 六、爸爸，放心地去吧.....(67)
- 七、不愉快的夜晚.....(79)
- 八、哥哥到哪儿去了.....(90)
- 九、哥哥病了，活该.....(101)
- 十、阿姨变成妈妈.....(114)
- 十一、摩天岭上.....(128)
- 十二、我真的还能说话吗.....(144)
- 十三、雨后彩虹.....(152)
- 十四、妈妈呀，妈妈.....(165)
- 十五、我们的生活多美好.....(177)

一、泪水默默流

月亮又升起来了，圆圆的，象是一盏金黄色的大灯笼，斜斜地挂在墨蓝墨蓝的天上。许许多多的小星星闪烁着，有远有近地围绕着月亮，象是一群小朋友，全都眨着亮晶晶的眼睛，不知道它们是在听那月亮讲着好听的故事，还是正偷偷地看着我。要是正偷偷地看着我就好了，它们一定会猜到我心里正在想什么，说不定还要送下来一条长长的梯子，把我也接到天上去，坐在它们的身旁，一块儿听月亮讲故事。要不就变成一颗亮闪闪的小星星，白天在一起睡觉，晚上就出来捉迷藏。在漆黑的夜空里，那该是多么有意思的游戏呀！可是，它们好象谁也没有在看着我，谁也不愿意答理我，为什么呢？难道嫌我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吗？不，不会的，我虽然不会说话，可别人说话我全能听到呀！那又为什么呢？对了，它们准是嫌我没出息——吃了那包着金纸的喜糖，可这能怪我吗……

我不再看它们了，转过身抱着小白杨树哭了。泪水默默地顺着鼻梁流下来，淌进嘴里，凉丝丝的，又

咸又苦。

爸爸今天晚上结婚了，给我和哥哥又找了一个妈妈。这个妈妈地震以前我就认识，但那时候我总是叫她阿姨的。阿姨就是阿姨，妈妈就是妈妈，阿姨怎么会变成了妈妈？多奇怪呀！

可哥哥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，他告诉我：“阿姨变成了妈妈，就是说爸爸和阿姨好了！”

哥哥懂的事情多着呢！他的话我可相信了。这是他今天早晨告诉我的。

今天爸爸起床很早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屋内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写字台上还摆了一对花瓶，瓶里边插着两束美丽的塑料花，亭亭玉立的，把我们小小的房间打扮得真漂亮！哥哥平时爱睡懒觉，今天不知为什么也起得这样早，坐在爸爸的对面，嘴巴撅得老高，耷拉着眼皮，望着放在大腿上的一身崭新的衣服。

爸爸见我醒了就说：“好姗姗，今天换换衣服，等会儿妈妈就该来了。”说着，拿过一件花罩衣和一条绣着花边的蓝裤子。

妈妈？！我虽然是个哑巴，可心里的话，全被两只惊奇的眼睛说了出来：妈妈不是早死了吗？

爸爸明白了我心里的意思，边给我穿着衣服，边说：“爸爸又给你和哥哥找了个妈妈，就是俞阿姨，你喜欢她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爸爸又给我穿上一双新皮鞋，把我抱到地上，使劲儿亲了一下我的脸蛋儿，说了声：“真是好乖乖。”然后转过身对哥哥说：“小捷，听话，快穿上新衣服。不然，客人来了该笑话你啦。”

哥哥眼皮一翻，挑了爸爸一眼，身子背了过去。

“你怎么言而无信呀？”爸爸眉头皱了一下，背着手在哥哥身边走动起来，“你原来不是同意俞阿姨做妈妈的吗？”

“那个……那个……”哥哥两只乌黑的眼珠转了转，忽然，把头一昂：“我原来只是同意她和您结婚，也没说同意做我妈妈呀！不信，去问问郑奶奶，我保证是这么说的！”

爸爸的脚步停住了，愣愣地看着哥哥，半天才沉重地叹口气，摘下鼻梁上的眼镜有一下没一下地擦起来。擦完，好象要对哥哥说什么，却张了张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最后，轻轻摇摇头，走出屋去。

爸爸一走，哥哥立刻不满地瞪了我一眼：“爸爸要叫俞阿姨做我们的妈妈了，你还喜欢呢！”

阿姨怎么会变成妈妈？我朝他眨了眨眼睛。

“傻瓜！”哥哥气冲冲朝我嚷道，“这就是说爸爸和俞阿姨好了，跟我们不一心心了！”

为什么？我歪着脖儿，朝他摇摇头。

“‘灰姑娘’的故事你全忘了？！”哥哥站起来，紧紧

抓住我的双手，眼睛里有些亮晶晶的东西闪动着，“后妈的心最狠了。全是些妖精！丑八怪！”

俞阿姨不是很好吗？难道当了我们的妈妈就会变成“灰姑娘”后妈那样的人吗？我不由害怕起来……

“灰姑娘”原先是一个多美丽、多聪明的外国小姑娘呀！可是，她真不幸，妈妈死了，爸爸又给她找了一个后妈。那个后妈心肠狠毒极了，让她穿最破最坏的衣服，干最脏最累的活儿，还常常打她，骂她；最后，把她赶到厨房里去住。那厨房多潮湿、多阴暗呀！到处都是灰尘，弄得她浑身上下脏乎乎的，从此，别人就叫她“灰姑娘”。最可怕的是夜晚，当她躺在地板上睡熟的时候，就会有許多毛茸茸的大老鼠拖着长尾巴，“吱吱”叫着从她身旁窜来窜去……

哎呀！可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好象我马上就要变成“灰姑娘”，吓得心口“突突”直跳，眼里也转起泪花。

“你真是兔子胆！”哥哥见我要哭，就攥紧拳头使劲儿晃了晃，“她要是敢欺负你，就叫她先尝尝这个！然后，咱们就到北京找姨妈去！”

我疑惑地望着他点了点头……

“哈哈……”背后爆发出一阵欢快的喧闹声，冲破了寂静的夜空。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来，靠紧小白杨树，向我家那矮矮的简易房望去：明晃晃的灯光透过蒙着塑料布的窗口，把贴在窗玻璃上的两个鲜红的

“囍”字映衬得格外醒目。窗前地面上铺着一层乳白色的光晕，显得那么柔和，那么温暖。房檐下高高吊起一只鹅黄色的大气球——那是俞阿姨的小女孩冠男带来的，它在轻风中飘飘荡荡，仿佛在向我频频招手。呵，我多想回到那热闹的屋里去呀！可是……

我又想起了刚才的事情——

刚才，家里边来了那么多叔叔和阿姨，说说笑笑地把小小的房间挤得满满当当。我喜欢热闹，和冠男手拉着手，一个劲儿嘻嘻直笑。以前，我俩在一起做过许多有意思的游戏。我挺喜欢她的，她也愿意和我一起玩。每次俞阿姨要带她回家时，她都晃着身子，嘴里嚷着“不，不”的，不愿意离开我。今晚我俩又到了一起，甬提多高兴了。我给她剥了一块奶糖，她也给我剥了一块。可我刚刚含在嘴里，衣角就被人拽了一下，一回头，原来是哥哥。他朝我瞪了瞪眼睛，撇了撇嘴。我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又和冠男玩起来。他好象生气了，又使劲儿拽了一下我的衣角，朝我歪着头努努嘴，丢了一个眼色，同时拉起了我的手。就这样，我被他从屋里拉出来，一直拉到这棵小白杨树下面。

“你真不害臊，还吃那喜糖！”他瞪着我，一副很生气的样子。

我伸出舌头，舔了下嘴唇：那么多糖不就是叫我们吃的吗？

“你真傻！大人们的心眼儿多着呢，他们会说我们没出息，找了一个后妈还挺高兴呢！”

我低下头，真后悔吃了那块糖。

“咱们坚决不吃他们的喜糖！”哥哥的声音很大，歪了一下头又对我说：“走，到杨姨家看电视去！”

杨姨就住在我家的隔壁，可是，我不愿意到那里去。因为有一次我在她家玩儿，她叫过我“小哑巴”。

“走吧。”哥哥拉着我的手，两只眼睛在黑暗中亮闪闪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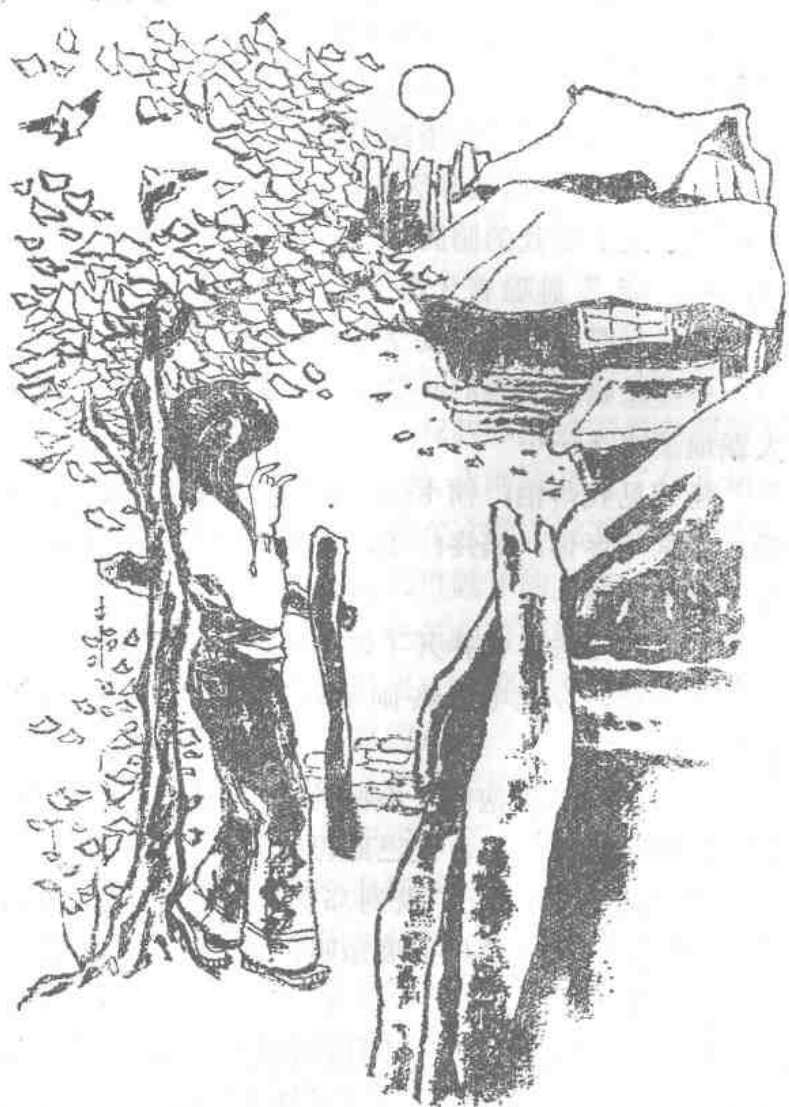
不！不！我使劲摇摇头，拒绝了。

“你要不跟我去，就在这儿自己玩，千万不要到屋里去，不然，大人们该笑话我们没出息了，听见没有？”

我咬着嘴唇，点了点头。

“真是个好妹妹。”哥哥满意地笑了笑，就转身向杨姨家跑去，却留下我一个人站在这棵小白杨树下。难道是让我和小白杨树一块玩吗？

月亮升高了。地面上渐渐刮起了小风，“唰唰”的，把小白杨树吹打得摇摇摆摆。几片枯黄的叶子落下来，在我的脚下打着旋儿；然后，又“哗哗”响着，向远处飞去。我呆呆地望着我的家——那地震废墟上搭起的两间小屋，想着哥哥说过的话，想着刚才发



生的事情，心里边难过极了……

“哎哟，这不是小姗姗吗？”忽然一只手落在我的头顶上，吓我一跳，回过头，是杨姨。

“听小捷说你从家里跑了出来，这黑灯瞎火的，真叫我不放心。”杨姨睁大两眼，使劲摇摇头，又伸出一只手攥了攥我的胳膊，“哎呀呀，还穿得这么单薄！啧啧，”她噙着牙花子，声音里带着一股气，“作孽！真是作孽呀！要是你亲妈还活着……”

一提起妈妈，我心头禁不住一颤，泪水立刻大颗大颗地滚出来……

杨姨见我落泪，愤愤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，别难受，人家不疼你，姨疼！走，到姨家去！”说着，拉起了我的胳膊。

不，我不去！我挣开了她的手。

“走啊，今晚电视热闹着呢！”杨姨哄着我，又伸过手来。

我一转身急忙抱住了小白杨树。她用力拽了我两下，见我实在不肯去，眨巴眨巴眼睛，这才改变主意说：“你不愿去我那儿，就到郑奶奶家去吧！郑奶奶故事多极了，什么傻姑爷娶亲呀，王小二捡元宝呀，可有意思啦！”

郑奶奶是我们的街道主任，对我们一家人可好了，我常到她家里去玩。但这些日子她正在生病，白天爸

爸和俞阿姨还拿着糖果看过她，现在我怎么能去缠着她讲故事呢！

我朝杨姨摇了摇头。

“去吧！”杨姨搬着我的肩膀，使劲儿往前推着，“你要不去，郑奶奶该生气啦！姗姗最……”她刚刚说到这里，忽然停住了。原来，我家的屋门打开了，一片白刷刷的光芒射过来。

“你这个孩子呀！”杨姨不知为什么生起气来。点了一下我的脑门，便掉过头，急急忙忙地走开了。

我家的门前热闹起来，叔叔和阿姨们站在明晃晃的灯光下，嘻嘻哈哈地和爸爸、俞阿姨又说了会儿话，便互相摆摆手，分开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哥哥大摇大摆地走进来。象电影里那得胜了的大鸭子似的，看也没看一眼站在门两边的爸爸和俞阿姨。接着，爸爸和俞阿姨把门关上也走进来。白刷刷的光芒不见了，只有窗子还闪着那明晃晃的光。

爸爸和俞阿姨一条心了，他们有了冠男，不会再喜欢我了！哥哥呢，也把我给忘了。叫我一个人站在这里，孤零零地和小白杨树做伴儿。他们全都不理我了！为什么呢？我抬头望望月亮，望望星星，它们也好像不愿意理我，全都躲进云里。啊，谁都不喜欢我！可我不是个坏孩子呀！我又想起了妈妈，多么想大声地喊声“妈妈”呀！可是，我怎么也喊不出

来。只觉得鼻子发酸，两眼发热，双手一下抱住小白杨树“呜呜”地哭起来……

风有些大了，树摇得更厉害了。地面上的残枝败叶窸窸窣窣地响着，好象在陪着我痛哭。忽然，我听到风声中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：“姗姗，好孩子，别哭，别哭”。接着，一只温暖的手摸在我的头顶上。啊，就象是妈妈！我掉过头，紧紧抱着她哭得更伤心了。

“别哭，好孩子；别哭，是阿姨不好。”原来不是妈妈，是俞阿姨！我猛地把手松开，捂着脸哭起来。

“是阿姨不好，人一多就把姗姗给忘了。”俞阿姨蹲下来，拉开我的手，轻轻地擦着我脸上的泪水。

“不哭了啊，阿姨今后一定改。走，回家去吧。”说着，把我抱起来……

屋里面明晃晃的，满地的糖纸、瓜子皮、花生皮。爸爸正在收拾着桌子。哥哥呢，早四脚朝天地躺在崭新的花床单上睡着了，连鞋也没脱。冠男坐在椅子上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屋门口。见到我和俞阿姨，马上从椅子上跳下来，在盘子里抓了几块糖，走到我面前说：“姗姗姐，你怎么哭了？给你糖吃。”

我急忙把手藏到背后，还是呜呜地哭着。我不吃糖，坚决不吃你们的喜糖！

爸爸把我从俞阿姨的怀里接过来，边亲着我边说：“别哭啦，听爸爸的话，好孩子都是不哭的……”渐渐地，我被爸爸哄得不哭了，用手摸着他的衣领，轻轻地抽泣着。

俞阿姨拧了条热毛巾，给我擦了擦脸。随后，走到哥哥身边，轻轻地说：“小捷，脱了衣服再睡，要不，该着凉了！”

哥哥身体没动，还打起了呼噜。

“这孩子。”俞阿姨笑了笑，蹲下来，给哥哥解开了鞋带。可就在这时，哥哥的脚忽然使劲一登，差点登在俞阿姨的脸上，接着，一挺身子坐起来，歪着脖，狠狠地骂了句：“哪儿的小野鸡，到这儿栖窝来了！”

俞阿姨猛地站起来，两眼紧盯着哥哥，象要喷出火来，脸涨得紫红，整齐的上齿紧咬着下唇，仿佛生怕有什么东西从嘴里蹦出来。随即一掉头，身子背过去，两肩剧烈地抖动起来。冠男一下扑到妈妈的怀里，跺着双脚嚷道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便“哇”地一声哭了。

我愣住了，看了看爸爸，只见他脸色变得铁青，嘴唇哆嗦着，两只眼睛在镜片下闪闪发光。哥哥呢，微张着嘴，眼珠一动也不动，呆呆地坐在床铺上，活象一个假人摆在那里。

“小男……别……别……”俞阿姨蹲下来轻轻地给冠男擦着眼泪。但她自己的眼泪却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，一串串地往下滚着，只不过没有一点儿哭声。忽然，她站起来，头扭向一边，声音颤动地对冠男说：

“跟妈妈……跟妈妈……走！”说到这儿，她好象再也忍不住了，抽抽噎噎地哭起来。一边哭着，一边拿起一件罩衣，领着冠男的手，脚步摇晃着向门口走去……

“小捷！”爸爸突然朝哥哥严厉地喊了一声。但接下去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，只是“你，你”的大声呵斥着哥哥。

我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，“啾哩哇啦”地边喊边哭。哥哥紧咬着嘴唇，闭着眼，也默默地哭了……

屋里边全乱了。

可是，就在这时，俞阿姨的哭声忽然止住了，脚步停在门口，低着头，抽泣着叫了爸爸一声：“文……宽……”

这一声好象是一道命令，冠男、哥哥和我全都不哭了，爸爸也停止了对哥哥的呵斥。屋里边静下来，静得叫人紧张。

“孩子还小，”俞阿姨一手扶在门框上，轻声对爸爸说，“你别计较。”她好象很累了，头枕着胳膊，喘息了一阵，这才抬起头，拉着冠男的手，又默默地走

回来。

哥哥见俞阿姨走回来，身子一转，又一头倒在了床上。爸爸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猛烈地吸起烟来……

屋里一阵沉默。

“孩子们都困了。”俞阿姨对爸爸说，声音和原先一样平静了，“今晚你和小捷、姗姗睡在里屋，我和小男睡在外屋吧。”

“不、不，”爸爸好象吃了一惊似地站起来，“这怎么成呢！外屋的墙四面透风，还是我带着小捷、姗姗到外屋睡吧。”

“哎呀，你真是个书呆子！”俞阿姨有点儿着急了，不容爸爸再说什么，就爬到床上拉过一条新被子盖在哥哥身上。随后，拉灭吊灯，扭亮台灯，牵着冠男的手到外屋去了。

爸爸无可奈何地挠了挠头发，烦躁地对我说：“睡吧！快睡吧！”

我有些胆怯地看看爸爸，马上脱掉衣服，悄悄地钻进被窝里，使劲儿闭上了眼睛。可是，我怎么能睡得着呢……